歷史與空間

水仙，你好

■朵拉

車子往碼頭的路開去，回家的時候快到了，再過一座海，便抵達列治文機場。來的時候，佇在入目入耳盡是洋文洋語的機場外頭，眺望那已經很久不見，彷彿變得無限遙遠而此時此刻卻如此貼近的清澈湛藍天空，深深呼吸乾淨清爽的加拿大空氣，嚮往即將親眼目睹的皚皚白雪，雀躍的心隨着輕快的微風在飄蕩。

搭上飛往雪山的班機，視線捉住貼在機窗外近在咫尺的白雲時，挑起我對長年積雪遼闊壯觀的洛磯山優美風光蓄滿的憧憬和期盼。

當時覺得有兩個星期的悠閒和豐盛，已足以慰藉多年的渴望，原來時光果真如梭，尤其是良辰和美景，永遠稍縱即逝。

人已經上了巴士，心還留在溫哥華瑰麗繽紛的寶翠花園。

初春季節，氣候薄寒，陽光微暖，在一園盛放的鮮花和撩人的香氣裡晃悠散步，是在為未來日子儲蓄一段快樂明媚的難忘回憶。

一個有很多令人目眩神馳的漂亮鮮花的美好回憶。

下了飛機，剛抵達市區，就在路邊，寒風吹拂中，早春的水仙以淡淡的黃、深深的橙、淺淺的白來迎接我們。清新素淨的是花，也是城市裡的空氣。燦燦盛放的黃水仙彷彿在高聲地歡呼春天的來臨，那份喜悅感染了旅人，不停地按相機，企圖把鏡頭下的水仙收藏起來帶回家，放下相機時自己詫異，從來沒有見過水仙的人，怎麼就知道這是水仙？

原來人和人之間，人和花之間，都可以產生一種氣場。若非相互排斥，而感應到互相吸引的時候，見面馬上了解，無需介紹，不用握手，亦不必多言。

加拿大的水仙花洋文是納西薩斯。溫哥華的朋友告訴我，水仙花是美少男變成的。俊美少男原是希臘神話裡的英雄，每個少女看見他的外貌，驚艷之餘，都想成為他的伴侶。

這是從前人的想法吧？今天的少女們已經了解，越是英俊的男子，越難獨自擁有，他永遠不可能僅僅屬於一個人的。

當時那些傻女孩費盡心機，渴望少男的青睞，可是少男不為所動，對她們不屑一顧，傾慕他的女孩們心碎了。最後有一個被他傷害的少女，不知是氣憤或哀傷，作了一個禱告，祈求「讓不愛別人的他愛上他自己吧！」

正義女神妮蜜西斯負責進行這項工作。

有一天，俊美少男在水邊彎身飲水，忽然看見自己的倒影，他不由自主地即刻愛上水中的人。而且他馬上明白，原來他太愛自己，以致無法愛上別人。

這簡直不是神話了！現實生活中，到處都是愛自己多過愛別人的人呀！

可是少男不知道，他就是非常痛苦地斜倚在水邊，時刻看着自己俊秀的影子。

顧影自憐的自戀狂，擁有的是一份絕望的愛情。

孤獨的靈魂躺在地上，躺着躺着，最後開出一種美麗的花，它的名字叫納西薩斯。

納西薩斯是少男的名字，他，變成水邊的水仙花。

真正的愛是付出，可是多少人願意付出？

自私的人最愛的永遠是自己。

不能愛別人，只看見自己，心裡惟有自己的存在，容不下其他人，這也是生命中的一種悲傷和淒愴吧？

西元七或八世紀，一首早期的荷馬讚美詩中曾經敘述另一個水仙花的故事。

黑暗地獄之王愛上了一個名叫波斯風的女孩。

他的兄弟宙斯為了幫忙他，創造了水仙花。

有一天波斯風和朋友們在英納山谷採集鮮花，草地上開滿了玫瑰、紫蘿蘭、風信子等等，都是波斯風熟悉的花兒。忽然，她看見一百朵由根部生長出來的鮮花，是從前沒有見過的，這美麗而新奇的花帶有濃郁的香味。一起採花的女孩當中，只有波斯風一個人看見它。她走近去，好奇地伸手想去採摘的時候，地面上猛然裂開一條縫，一隻黑馬跳出來，拖着一輛馬車。駕車的是一個外貌陰鷙，令人害怕，但卻英俊而威風的男人，他一手把摘花的女孩捉上馬車，緊緊地擁抱她。

就這樣，波斯風被死亡世界的國王帶走了。

一個是愛自己愛得過了頭的水仙，一個是因為被愛而被強行搶走的水仙。在古代的希臘，和美麗優雅香味四溢的水仙花相關的故事，都如此哀傷淒楚，幽怨難言叫人沉醉癡迷，但卻沒有快樂的幸福結局。

溫哥華的路邊，三月末梢的寒冷風中，到處可見綻放盛開的早春水仙。粉白的花瓣中噴灑一點清淡的黃，越近花瓣中心越顯濃郁的橙，甜蜜的香味在藍天白雲的陽光下也隱隱浮游着，令人神馳，忍不住驚艷：「多麼美麗的水仙花！」

這時才驀然憶起，之前從來不曾見過真正的水仙。

在中國南方，水仙花的故鄉在福建漳州。

有一年旅行到漳州，那是秋天的九月。南安女子帶我到漳州一個叫百花村的地方，家家戶戶於門口植樹種花，佇在清香四溢的花叢中，問起著名的水仙，當地的朋友惋惜，春天才是水仙花的季節，約我隔年春天再來看水仙。

那天是晴空萬里的秋日，涼風徐徐，陽光下的我點頭說，好呀！好呀！

歲月匆匆，不知道多少個春天已經過去，我維持着和水仙在圖畫裡相遇的緣分。

水墨畫家和詩人時常把水仙描述成「凌波仙子」或是「空谷佳人」。高雅素潔的水仙，往往暗喻着畫家和詩人對人生境界的偏愛和追求。

每天都在畫畫，每天都看畫冊，畫裡的水仙，多來自冊裡。冊裡的水仙亦見綽約的風姿，時時吟詠明朝詩人陳淳題的水仙：「玉面嬋娟小，檀心馥郁多。盈盈仙骨在，端欲去凌波。低回玉臉側，小褶翠裙長。不用薰蘭麝，天生一段香。」還有楊萬里詠水仙「天仙不行地，且借水為名」。蘇軾則愛水仙的素妝之美：「不妝艷已絕，無風香自遠」 。黃庭堅突出了水仙的幽香和柔美：「借水開花自一奇，水沉為骨玉為肌。 暗香已壓酴釄倒，只比寒梅無好枝。」

各個不同的時期的詩人把水仙的神韻和香氣皆描繪得歷歷在目。這對後來不懂作詩的繪畫者幫助很大。在宣紙上畫好水仙，順手便借詩人對水仙的讚賞拈過來題句。畫水仙時色素清淡，詩句一題，那濃郁的水仙香味彷彿更在宣紙外。

■水仙花散發清新的氣息。 網上圖片

雖僅相見於紙上，日子一長，感覺和水仙竟是熟絡無間。冬末初春的溫哥華街頭，綻放的水仙就在面前，心情興奮得宛如多年老友在無意中重逢，情不自禁上前招呼：「嗨！水仙！你好。」

來鴻

■蘇滄桑

面　天

午後，我換了一個和世界相處的姿勢——將廢舊的遮光布鋪在草地上，仰躺下來，臉百分百正對着藍天。

一下子，繁雜的一切消失了。

天笑着，太陽像雪白的牙齒，閃閃發亮。天以春日最美好的陽光吻我。

這是與平日截然不同的姿勢和角度——平日裡，每個白天，我們直立奔波，保持着伸手的姿勢，做事的姿勢，表達的姿勢，擁抱的姿勢，拒絕的姿勢。雙眼一睜開，是天花板，一起身，滿目皆是環境——高樓、馬路、人群、物件、事情，讓人厭煩。而天在頭頂，沒空仰面看它，地在腳下，沒空光腳走走。天與地，離我們都特別遠，而我們已習以為常。每個夜晚，終於有空躺下來了，十二點前，視線裡是電視節目、電腦熒屏、書，十二點後，視線裡是天花板、吊燈，然後，是沉重的眼皮，然後是夢或無夢。

而此刻，只是換了一個姿勢而已，90度角的變化，怎麼世界一下子會這麼簡單乾淨？

在陽光的熱吻中，上下眼皮纏綿着不願分開。身體四周漸漸升騰起一種暖暖的睏意，將我慢慢托舉到了離地一米的空間。

離地一米，是錯覺，卻是彼時真切的感覺。我像被裹在透明的一米見方的暖流裡。

耳裡都是寂靜，只有一兩聲鳥叫。停一陣，過一會又有。我想起，就在我身子左邊那棵大柳樹上，柳枝正吐着金子般、花苞般的嫩芽。以前，我從未花那麼長時間細看。

風聲在我蓋在臉上的書頁間遊走，蠶絲般綿柔，像在替我翻看帕慕克小說的結局，一頁一頁翻過去，又反方向，回味無窮般一頁頁翻回來，油墨的香味，青草的香味，都在風的方向和聲音裡，輪番在我鼻翼間游動。

光——我瞇着的眼，是能感覺到光的，隨着風向的不同，左眼皮上的光變暗了，說明風把書頁翻到這邊來了，一會兒又淺了，右眼感覺到的光自然暗了。而有時，會忽然特別亮，那是風把書吹歪了漏進來的陽光。這玄幻般的光，讓人回想起從前的某個午後，或是時光遠處的未來，總之，想起的，都是美好的人或事。

人聲本是煩雜的，但此時，像隔了一層什麼，變成了低語。路過的小區裡的人，或是老夫妻，或是保姆帶着孩子，碰到另一個帶着孩子的保姆，隨便幾聲閒聊，近了，又遠了，非常清晰，但內容模糊，像一個個平實散淡的日子。

忽然，掌心裡一陣濕軟。是小狗塔塔。怕它和娃娃跑遠，我把它倆的狗繩子拴在一起，又能自由跑動，又不會跑掉。它們跑開一會兒，就會回來，窩到我身邊，把結實的、熱乎乎的身子隨便歪在我臂彎裡，膝蓋旁。有好一陣，我的膝蓋被娃娃細弱的前腳一直踩着。平時，我從未和它們這麼親近，我從不抱它們，更不要說讓它們上沙發上床，總是居高臨下地俯視它們，高興了賞它們點吃的。可此時，我仰視着它們，忽然發現，塔塔的瞳孔，居然和我的一樣，是棕黃色的，透着無比的天真忠誠！而它們那濕潤的鼻尖像精雕細琢般的工藝品那麼美。它們像孩子一樣沒心沒肺地窩在我身旁。而我的女兒，正將衣服帽子扣在頭上，戴着耳機，自顧自靜靜看書。

我打了個盹，感覺一股涼意從背上慢慢滲透，想是多雨時節草地積聚已久的濕氣吧，但我一動不動，我喜歡這久違的地氣，也許它對身體並不好。

似夢非夢的時候，世界大概離我五米遠，它變得無比陌生、新鮮、美妙。我知道，所有讓我們厭煩的一切都在，只是因為換了一個和它相處的姿勢而看不見而已。但因此，我看到了它被慣常角度所不見的種種美好。

一位作家在創作談裡說「生活就像強姦，不能反抗的時候就享受吧。」我很震撼，怎麼好意思說這麼難聽的話？可是，又敬佩這黑色幽默，以及對人世多麼透徹的洞察。

我心裡有個聲音忍不住東施效顰：「生活就像做愛，厭煩的時候就換個姿勢吧。」就像此刻，世界給我種種驚喜，並讓我重新愛上它。

古今講台

鳳陽與朱皇帝

■吳羊璧

我不清楚鳳陽在甚麼地方，但是知道離我的家鄉不遠。小時候在家鄉，常聽說「鳳陽來了」，就知道那邊有鳳陽花鼓的表演。

鳳陽花鼓的歌詞似乎很流行，我是小時候就熟悉的。「說鳳陽，道鳳陽，鳳陽本是好地方。自從出了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。」朱皇帝是朱元璋，他做皇帝的頭十年八年，鳳陽是常常饑饉的。明初諸帝時，都有饑饉，諸帝本紀有記載。

明太祖還沒有開展事業時，自己家裡就窮得很。十七歲時，「父母兄相繼歿，貧不克葬。里人劉繼祖與之地，乃克葬，即鳳陽陵也」。這時朱元璋窮得「孤無所依，乃入皇覺寺為僧。」中國歷代皇帝的出身，似乎沒有誰比朱元璋更苦的了。

朱元璋做皇帝，與卜占有關。

二十五歲那年，兵荒馬亂，朱元璋打算避亂，但不知去哪裡好，就「卜於神」。中國的神很多，不知道朱元璋卜的是甚麼神，反正是受人焚香膜拜的就是了。這位神倒有意思，給朱元璋來一個「去留皆不吉」的回答，去哪兒都不會好。這怎麼辦呢？朱元璋便再卜。但既然去和留都不吉，已卜過了，還卜甚麼呢？朱元璋忽然來了一個驚人的大志，說，那麼，是不是大幹一場好呢？（「得毋當舉大事乎？」）這一次卜，居然「卜之吉」了。朱元璋此生的大轉變，就從這一卜開始了，開始舉大事了。

這個開始來得似乎太特殊。一般問占不會是問這樣大的事情，這樣的大事不是說幹就能幹起來的。朱元璋提這個事情（舉大事）來占卜，正因為心深處早就藏着這個問題，可能已琢磨久久了。「舉大事」這樣的事情，是必須有大志，有能力，經過磨煉的人，才能想做的。朱元璋心中早就擺着這樣一個大問題，說明他是一個才幹不凡的人。同時，也與他處在甚麼大環境中有關。

那是一個大變革的年代。

在朱元璋十分困苦的時候，天下已經大亂了，「元政不綱，盜賊四起」，四方的盜賊「擁兵據地，寇掠甚眾。天下大亂」。（明史：太祖本紀）。這也是有才能有幹略的人崛起的時機。也因此，本來有大志有能力的朱元璋，就在這時候開始圖大業了。這是時勢造英雄，也是英雄造時勢。

當天下到處起兵割據的時候，朱元璋也在家鄉募得了七百人。這很不容易了，他家鄉再大，也只能算一個小地方，居然募到了七百人來參與英雄造時勢。朱元璋並不把這難得的本錢用來作自己的勢力，拿去「擁兵據地」，他把這七百人帶到已有一定勢力的郭子興那裡，郭子興很高興。但是，郭子興也不是一個很有出眾能力的人才，朱元璋覺得「無足與共事」，此後，他與另一些有志略的人徐達、湯和等一起開展事業。郭子興安排朱元璋領一支隊伍（「總其軍」），這時朱元璋做了一件很有策略的事情，他在與諸將領開會商議大事時，故意遲到，不聲不響。等到決定行動的時候，他「剖決如流，眾瞠目不能發一語」，顯示了他高人一籌的本領。他成為領袖人物了。

鳳陽「出了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」，這很不幸，但朱元璋雖為皇帝，也不能叫天災不來的。

豆棚閒話

香椿

■馮磊

農曆三月中旬，正是香椿上市的時節。這時的香椿，在魯南俗稱「香椿芽」。——一個芽字，說出了人們對這種樹的普遍看法：一年之計在於春，一棵香椿樹的美好，在於它的葉片尚未長成時。這俗稱，同樣能提醒人們珍惜時光的吧。

香椿的傳統吃法，是與豆腐分不開的。有歇後語說，「小蔥拌豆腐——一清二白」，香椿芽拌豆腐，同樣是一清二白的。早年在鄉間，春二、三月，大批的青菜還沒有上市。這段時節，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。如果家裡來了客人，就會有大孩子找來鐮刀，用竹竿綁了，鉤取幾根嫩枝下來。

初春時節的香椿芽顏色是綠色但又紅中帶紫的。家庭主婦們用清水洗一下，拿菜刀細細切了，拌上豆腐丁，再撒上細鹽，就是一道好菜。香椿芽的切法，其實有一點講究。手腳伶俐的主婦，切出來的香椿絲很細。至於手腳不伶俐的，就搞得亂七八糟：三角形的、四邊形的……規則不規則的放在一個碟子裡，缺少美感。刀功，展示出的是一個家庭主婦的稱職指數。

在鄉間，講究一些的家庭，還要在香椿與豆腐上滴幾滴香油。那端上餐桌的，就不僅香椿自身的香味，更有芝麻油的香氣了。

香椿是百分百的土着菜餚，是家常菜。宋代的老饕蘇東坡曾經寫過一篇題為《春菜》的詩，他寫道：「北方苦寒今未已，雪底波稜如鐵甲。豈如吾蜀富冬蔬，霜葉露芽寒更茁。久拋菘葛猶細事，苦筍江豚那忍說。」這裡「露芽」的芽，指的就是香椿芽。

鄉間的三月間，可吃的東西並不太多。所以，香椿的價值就凸顯了出來。故而，民間對這種植物，給以愛稱「香椿」。

我老家的院子裡，曾栽了一棵像香椿又不是香椿的樹，俗名臭椿。與香椿相比，臭椿的樹幹高大挺直。但，不知道是否因為葉芽不能食用的緣故，而讓人貼上了「臭」的標籤。我曾細細地觀察過這兩種樹，它們的葉子形狀極為相似。但，香椿的葉子邊緣帶着點紅中透紫的感覺。至於臭椿，則樹葉全都是綠色的。這種冠蓋一樣亭亭而立的樹木，夏天能給大家帶來濃郁的綠蔭。我也曾因此在內心深處萬分感激。不過，它的葉子上有些許的絨毛，給人的感受不太愉快。

有書上說，臭椿，原名樗。又名椿樹和木鼉樹，屬於苦木科。至於香椿，則屬於楝科。這樣看來，兩種椿樹並非一家人哦。——臭椿倒是真正的椿，而香椿就是標準的李鬼了。

不過，無論怎麼講，古往今來，大家喜歡的都是香椿。村人粗鄙，歷來是相信實用而不相信名目的。哪管你衣冠楚楚還是破衣爛衫，有用才好。我雖然不太喜歡這種作風，但近年來日漸覺得其樸素的可愛。常識性的東西，想來也是除魅最好的手段了。

文章寫到最後，有朋友進門來，告訴我說本地報紙上登了一篇文字，字裡行間說，鄉人喜食香椿。從初春開始，就一次次地摘取香椿的葉子。久而久之，竟然只剩下了那光禿禿的樹幹。——人性的貪婪，竟至於此。

不禁感嘆再三。

■香椿 網上圖片

心靈驛站

襄陽四月的音符

■蒲繼剛

滴答，滴答，春雨瀟瀟；滴答，滴答，四月的春雨來了，滴在屋簷上，滴在柳樹上，滴在古城襄陽的青石板上。一位，兩位，又一位長髮飄飄的襄陽少女，打着花雨傘，從青石板上走過，從漢江美麗的沿江大道上走過，高跟鞋的足音，在青石板上敲出了四月古城襄陽的音符，滴答，滴答……

多美的春天的音符呵。四月古城襄陽的音符尤其美妙。

一江春水緩緩向東流淌，漢江兩岸的黃鶯鳴叫，柳絮飄飛，梨花雪白，桃花吐艷。而與漢江連在一起的是襄陽護城河。這個中國最寬最長的護城河與漢江一起護衛着整個襄陽，使襄陽三面環水，一面靠山。水靠山秀，山因水雄，山水相依，相得益彰。襄陽護城河邊上，風光旖旎，垂柳依依，這是襄陽城中最美的地方，無論在清晨，無論在黃昏，無論是春夏，無論是秋冬，這美麗的護城河呵，都流動着迷人的音韻。而襄陽四月的護城河邊，則是一年中最美的季節，護城河邊的垂柳，是春天的豎琴，南歸的燕兒是豎琴上飄揚的音符，這音符在春天的空氣裡或上下翻飛，或舒緩流淌，或急速穿梭，彈奏出古城襄陽最美麗的樂章。

燕兒歸來，燕兒歸來；燕兒還在雨簾中穿梭，在翩躚飛舞的柳枝中穿梭，剪出江南詩句，剪出襄陽四月的美景。

燕兒，燕兒，你從南方歸來，請你告訴我，襄陽的四月是不是你最鍾情的地方，如果不是，你又為何把襄陽的四月唱得像醉人的醇酒，醉倒了四面八方的來客？

燕兒，燕兒，請你幫我聽聽，是誰在古城襄陽護城河邊小巷深處的閣樓上，拉出悠揚的琴聲，傳得很遠、很遠。我泛舟在漢江，在夜晚的星空下，聽到了你悠揚的琴聲。

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。」小巷深處，古城襄陽明朝有杏花賣嗎？燕兒，燕兒，請你告訴我，我到何處去買杏花？古城襄陽笑而不答。

燕兒說，杏花滿天飛時，你在何處？襄陽四月的音符流淌的時候，你在何處？你錯過了襄陽四月的杏花天，不要緊，那你就五月來吧，襄陽還有五月的野薔薇，漫山遍野；還有小院深處迷人的芍葯、多情的牡丹在靜悄悄開放，散發着幽幽的暗香，等待着你。

「有情芍葯含春淚，無力薔薇臥曉枝。」遠方的人兒，你來吧，襄陽四月流淌的音符已滑入五月的情懷，在五月裡更燦爛，更動聽，等待着你的到來……

詩情畫意

一輩子

■蕭融

燈紅酒綠
不如褪盡繁華
喧囂中
走過萬水千山
只為找尋

溫暖的寂靜

相念相守
生生世世
一輩子……

■靜默，相愛，一輩子。 作者提供圖片